

■笔随心动

老兵抒怀

◎翁建飞

岁月催人老,老兵鬓染霜。

与常人不同,老兵心里装着两个家:居住地一个家,老部队一个“家”。居住地的家称为故乡,老部队的“家”谓之第二故乡。

老兵常常梦回老部队的那个“家”,老排房,老岗哨;老班长,老连长;还有驻扎地的老车站,老渡口,老街巷,以及当年联手开展军民共建的当地老乡。时而清晰,时而模糊。

老兵总是念兹在兹燃情岁月盛开的芳华,熟悉的军号声老回荡在耳畔,老回忆起军旗下的庄严宣誓;老兵观赏气宇轩昂的国庆大阅兵时,会不由自主抬起老手行军礼;老兵老想见见山南海北的老首长、老战友。

老兵老腔调,这山呼喊,那山应和。于是,失群的大雁重新归巢。

老兵见老兵,握手又相拥,激动的老泪打湿眼眶,一个问仕途怎样?一个询事业可好?

“退休赋闲在家,走路、品茶、喝小酒已成日常”;“南方打工多年,养家糊口不愁”。

老营区的小白杨早已长成人云穿天的“老白杨”,映衬着老排房、老球场、老饭堂。触景生情,一件件陈年老事一齐涌上老兵心头——

老兵始终走在队伍的最前头,老兵带新兵,懵懂青年成长为合格军人,新老交替,一茬接着一茬。

老兵铭记遗训:“不为胜利

者,即为战败者”,信奉“平时多流汗,战时少流血”,专业训练、军事技术、内务卫生,老兵老想夺红旗,总想争第一。

紧急集合,老兵见新兵的背包散了架,赶紧接过来,凭着娴熟的动作,三下五除二搞定,克敌制胜必须赢得宝贵时间。老兵在新兵心中树起老高大的形象。

演习途中,现今的老兵、当年的新兵不慎丢了汤匙,没法用餐,一脸懊丧。“给,抓紧吃!”老班长雪中送炭递上汤匙,自己则折两截老树枝当作筷子。原先新兵心里那个严得可恨、不近人情 的老班长,刹那间成为最亲切、最温暖的兄长。

老兵爱新兵,如同亲兄弟。

老兵带新兵走队列、整内务、搞生产,操枪弄炮,摸打滚爬。病号饭端到伤病员的床前,救济款寄往遭灾战友的老家。最危险的关头,一声“让我来”喊出老兵的果敢与担当。

老兵上老山,约定生死:哪位兄弟为国尽忠牺牲,幸存的战友为他上坟,替他给老父母尽孝。每年清明抑或“八一”,一群活着的老兵义无反顾,跋山涉水,去往一个叫麻栗坡的地方,拜谒长眠红土下的老战友,呼声阵阵震破老天,老泪潸沱洒落墓地。

老兵珍爱荣誉。把融入青春热血的军功章、退役证、绿军装,以及写满军旅故事的老旧日记本,珍藏在最私密的老式樟木箱,把党和政府授予的挂在老家

门口的“光荣之家”牌匾擦拭得锃光瓦亮。

老兵不服老。见面会列队、拍照,两眼平视,挺胸,小腹往回收……军训练就的老本行一点都未曾忘掉。老兵弹起心爱的老吉他,深情祝福送给可敬可爱的老班长。军旅老歌《小白杨》《团结就是力量》,依旧唱出深情绵长,吼出豪迈铿锵。

老兵不惧风暴。听闻世界不安宁,怒目喷火:若有战,召必回!犯中华者,虽远必诛!老兵愿携手现役将士献身国防。

老兵初心不忘。“双创”路上老当益壮,军魂犹存,合着时代的节拍,一路驼铃写春秋,砥砺前行至老远。

青山长青,老兵不老!

■思绪点滴

小蜘蛛的信念

◎郑玉超

坐在公园的椅子上,我手里捧着一本杂志,百无聊赖。几年来,由于不会溜须,不屑同流,我在公司里频频受到领导打压排挤,想着这些,我的心情一点也轻松不起来。

我呆呆地望着书上的字。忽然,一个不速之客落到了书上。那是一只小蜘蛛,三分之一芝麻粒大小,全身通红。它似乎是不小心从树叶上坠落的。起初,它在页面上茫然四顾,不知所措。一本书,对于它,就是一个世界。

定了一会神,小蜘蛛开始在书上飞快爬行,看上去,它不再有任何的担心和犹豫。我下意识地将书立了起来,小蜘蛛由之前的横向爬行,瞬间变成了向上攀爬。它很快发现了情况的变化,停住了脚步,像是在静静思考,大约三五秒过后,它掉头向下。

八条细小的脚飞速向前,一副时不我待的架势,像是要把刚走过的冤枉路往补回来。很快,小蜘蛛爬到了书的边缘,只要一小步,就可以顺着我的手踏上新的征程。

小蜘蛛静静地站在那里,一动不动。它是在回味平凡的旅程,还是想要举行封禅大典,纵情高歌呢?我不知道,我决定再戏耍一下它。

书又被我掉了个个儿:小蜘蛛重新站到了书的最高处,再一次如临深渊。我想它该绝望了。谁知,它彷徨了一会儿,又迅速掉转向下,细碎的脚步看不出丝毫的颓丧。

显然,我的恶作剧并未浇灭小蜘蛛心头的信念,没有阻挡住它继续前行的步伐。小蜘蛛爬过了一个个字,爬过了一行行、一段段文字——对于它,那是一个多么复杂的世界。

我本来猜测,这页书的颠倒世界足以摧垮它所拥有的精神世界。可是,我错了:它以弱小的身躯,和顽强的坚守,彻底改变了我的看法,粉碎了我的企图。小蜘蛛在我的视线里,一直向前,从未动摇。

很快,它顺着我的手臂,爬过我的胸口,经过我的大腿,终于,抵达了椅子上。几乎就在一瞬间,它消失在我的视线里,无影无踪。我知道,今后它还会遇到更多的挑战、挫折和磨难,我默默为它祈祷,祝愿它都能平平安安地度过。

我忽然间想到:蜘蛛的世界,不就是我们人类的世界一样么?真正的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,只要坚守信念,从不放弃,还有什么东西会击垮我们呢?

■微型小说

没有卖出去的戒指

◎褚永荣

珠宝店要关门时,进来一位身穿戎装的小伙子。他浏览着柜台里的戒指,我留意到,他总要先看价钱。

他最后选中一枚戒指,出乎我的意料,这戒指价格不算便宜。

是买定情信物吧?我心里想。“有折扣吗?”他微笑着,全身洋溢着阳刚的气息。“店里有活动,可以八折。”他摸摸口袋,点点头。

我正要带他去交款,他的手机响了:“什么?妈妈病了?”

他的笑容凝固:“对不起!我不买了!”他急切地拨了一个电话:“我执行任务回来,刚到这个城市。本想送给你一个惊喜,可刚才家里打电话,妈妈病了,需要治疗费用。我没有钱给你买礼物了,还得马上赶回老家。”

“哦,你不怪我!”小伙子如释重负。

第二天,店里来了一位很好看的女孩,她带着行李,看来要出远门。

她红着脸问我,昨天,是不是有个军人来这里选戒指?她给我看她手机上的屏保照片。

是他。我点点头。他选中的那枚戒指,可以让我看看吗?她小声说。我把戒指拿给她,她把戒指拿在手中,凝视着,有些羞涩。

“对不起,我今天不能买,我的钱有急用!”她的声音很低,脸红红的。

没关系。我说。她依依不舍看了戒指一眼,拿着行李走了,想必是去她男朋友老家吧!

我把那枚戒指摆在显眼的地方。我想,尽管他们没有买下定情信物,但是,他们已然定情于心。

■真情流淌

钱塘江之歌

◎赵征

是天上的银河泻入钱塘江
怪不得江水流荡绿如蓝
我正想变成一只江鸥
歌唱着飞进梦一般的天堂

钱塘江上的桥一座座伸张
那是一根根肋骨将肌体支撑
茅以升变成了历史的记忆
而现实长出了无比坚强的翅膀

日出江花在白居易诗中红胜火
君不见硕大的莲花在江畔怒放
盛得下亚洲体坛的风起云涌
已经吸引着无数健儿的向往

曾几何时,草舍竹园已被抹光
竹笋长成了高楼直耸天上
太阳和月亮也在这儿定居
是不是迷恋钱江新城秀灯光

钱塘江的潮水早就名扬四方
如今,创新的浪潮一浪高一浪
时代的大江在此积蓄力量
从时光深处再次涌向远方

■闲情逸致

与前冠军对弈

◎春和

今年,我第一次参与了整场象棋比赛,有机会与前冠军对弈。

她坐在对面,稳稳地胸有成竹。与她对弈,我没有任何念想,输赢随缘。我随意坐下,正准备摆棋,却被裁判告知坐错了,她执红,我执黑,得调个位子。我马上站起来与她换。她坐着不动,说:“不要动位子,把棋盘调下就好了。”听她的,我主动把棋盘调过去,接着开始下棋。

她放当头炮,我飞象;她跳马,我也跳马;她出车,我也出车,且均在同一轴线上。

“你这棋怎么走成这样?”她边看我边嗔怪着。

我愕然,难道走错了?认真观察一遍,没错噢。我不出声,仍旧她走她的,我走我的。不久,双方的车兑光了,她剩一炮一马,我剩双马。我还想兑子,她不愿意了。

她把马、炮浩浩荡荡地运到我的地盘,大开杀戒,狂吃象、士,把“将”的保护架构破得彻底干净。盘面一片狼藉,想当年战后的伊拉克和阿富汗,应该也是这副惨不忍睹的场景吧。

我的双马趁机摸到了她的地界,像两个小混混东游西荡,几步下来,没吃着一颗子。她的盘面风平浪静,景色怡人。

她时不时瞧我一眼,面带微笑。

我的马已经候在关键位,只要跳一步就可以把她的“将”将得一动不动。此时,我纠结着:如果直接将死,会伤她面子,毕竟对手曾是冠军;要么佯装输棋,毕竟我是新兵,输了也正常。

我扫了对手一眼,她沉浸在迎接胜利的喜悦中。看她踌躇满志的样子,我突然找到了自己的角色定位——弈者,得尊重对手。我把“将”与马放在同一轴线上,马跳上去,

把她的“将”冻住了。

她呼地从座位上跳起来,惊诧道:“你的子都没有了,怎么可能赢?”然后,仔细看盘面、一声不响走了。

比赛间隙,男子前冠军老王在教人下棋,我前去观摩。老王指导:放当头炮;要从右侧跳象、叉士;马在同侧保驾护航。我终于弄懂那句“你这棋怎么走成这样?”的意思。行家下棋有一套规矩,先摆兵布阵,构筑牢固的战地工事,形成左右呼应阵列,以磅礴之势跨界压境,全歼对手,一统天下。她就是这么走的。

我没人教过,也没有大抱负大理想,下棋嘛一场游戏而已,哪来的家国天下情怀,只记住一个道理:遵守游戏规则,兵来将挡,水来土掩。所以,她出什么子,我出什么子,并在同一轴线上;我的双马孤军直入,悄悄直奔她的老巢。这些行棋模式,在大家看来,简单幼稚,既没浪掀席卷的攻势,也无精彩华丽的杀局,犯了兵家大忌,又失儒雅之美。

第二局,我与另一选手对弈。快结束时,她来旁观。当时,我的马刚好布在与她对局时的相同部位。她连忙离去,在旁边逡巡。看得出来,她很紧张。过了一会儿,我又以一马之力把对手将住了。她立即过来,一边要我复盘,一边帮对方摆棋,接着又士、出“将”、回炮,果然,棋面活了。

我为她的执着所感动。按照她的要求,我重新复盘,并严肃地告诉她,对手确实有机会赢棋,但她没有克制住诱惑,在我地界大快朵颐;另外,对手关键时刻不管后方,尽情享受着戮杀带来的痛快,我才有机会以一马之力偷袭成功。

她看着盘面,表示对方确实因贪吃而输棋!她提醒我,同样的下棋方法只能用一次,以后别人会提防,也就没了偷袭机会。我连连点头称是。

■直击真相

如果有陌生人向你借手机

◎王珍

“你的手机可以借我用一下吗?”一个低沉的女声一下子把我的注意力从手机上拉了出来,一个黑黑瘦瘦的女人,三四十岁的样子,正在向我求助。不知道是不是我太疑神疑鬼,感觉她的表情不是焦虑,而是诡异。公交车上都是玩手机的人,干吗非选中我?在她眼中的我一定是非傻即呆。

“不可以。”我的回答中有明显的恼羞成怒。正在这时,公交到了一个大站头,她飞快地窜下车去,非常惊悚。

我庆幸自己立场够坚定,没有心一软就把手机交给她。其实并不是我的警惕性有多高,因为我在多个媒体中看到过“借手机”的后果。

第一种伎俩:坐公车上,到站开门后,一个男人突然堵住车门说自己的手机不见了,不让人下车。这时旁边有人建议说打那个男人的手机,听听谁身上手机响谁就是贼。这个男

人就向边上的一个人借了手机,拨自己的号码。突然靠近门口的一个人拔腿挤下车就跑,这个男人也没还人家的手机就叫嚣着追了过去,转眼都不见了。于是,这次真的有人丢了手机。

第二种伎俩:以“我的手机没电了”“欠费了”又恰在此时“和朋友走散了”之类的借口借走手机。为了让你放心,他会以贵重手表或自己的手机做抵押。事实上手表并不值钱,手机也只是模型而已!接着,他会假装听不清,或者很兴奋地“知道朋友在哪了”,然后,越走越远,越走越快,最后逃之夭夭!

第三种伎俩:拿到手机后,飞快按键,快速在你的手机上种下病毒木马或者窃取你的个人信息,而后若无其事地说声“谢谢”将手机还给你,从容离开。你以为完璧归赵的手机,其实早已中毒或个人资料已经泄露!

这样的伎俩,还有不少。

总之,手机一旦落入骗子手中,损失的不仅仅是一部手机,还涉及了大量的个人隐私。除了机主的个人信息和支付账户外,家人和亲友的联系方式都将泄露。一旦这些信息被恶意利用,与机主人相关的家人、亲友的人身财产安全,都将受到严重威胁。

但还是有人说,不能因为几个骗子就防卫过度完全杜绝助人为乐,万一人家真的碰到难处了呢?所以,有人建议,如果你非要帮助别人,可以采取以下方法:一是可以问对方要打的电话号码,由你来帮助他打电话,手机必须拽在自己手中;二是可以给对方一两元钱,让他去打公用电话;三是让他有困难找民警去,去就近的公安机关或者派出所求助。

总之,不要把手机交给陌生人!不然,无论如何你都会有损失,小而言之你的话费会减少;大而言之你也许在为不法者提供作案工具。

说实话,我非常痛恨骗子,生怕有太多的善良被欺骗而导致人心不古,让人与人与人之间太多的设防和戒备。但其实这纯属杞人忧天,因为真正的善良是不会那么轻易就被邪恶击败的,也不可能被无限地肆意践踏。我看到的事实是,在经历过挫折、打击、背叛之后,善良依然胜出,只不过更多的人在善良中加入了理性和原则的底线。

前两天,妈妈接到一个电话,刚“喂”了一声就听到对方痛哭流涕地喊“妈”。妈妈以为人家打错了,就分别用宁波话“依是啥人”和普通话“你是谁”问他,但他一口咬定:“我是你儿子!”妈妈毫不含糊地说:“我没你这样的儿子!”随即就毫不犹豫地把电话挂了。她老人家义正辞严地对我说:“这种货色也想冒充我儿子,门都没有!”

这让我肃然起敬,一向悲天悯人,且由我看来同情心泛滥的妈妈也学会了识别良莠,

面对别人居心叵测地装可怜,她能够丝毫不为所动,这不是心狠,而是脑子灵清!要为妈妈打call的!

社会在不断发展,骗子变得越来越专业了,骗术也越来越高明,且花样繁多、不断翻新。正义和善良的人一定要学会擦亮眼睛,只有当善良插上了理性和原则的翅膀,学雷锋做好事才能回归帮助有困难之人的本意,而不会被人利用,变相地成为坏人的帮凶。这也是现实向做好事的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——仅有善心是不够的,应该加上观察和思辨。

如果有陌生人向你借手机,你借还是不借?有位朋友的答案我比较喜欢:“帮他把号码拨好,再把手机插上耳机,把耳机递给他,手机一直拿在自己手上。”真的,帮助别人和保护自己其实是可以两全的。如果因为社会上有极端案例出现,听到一些负面的信息,就丧失了乐于助人 的勇气,这才是人类最大的损失!



指挥与乐队

郭建生 摄

■亲身经历

榕城的雨

◎郑炜

即使在有福之州,也并不因为我的到来而显得异样。下午4点半从海峡会展中心出来,雨便开始下了。早上出门未带雨具,附近又没有避雨之所,我只能在雨中的大马路上等出租车。

先去排尾路的旅舍取了把雨伞。旅舍前面即有公交车亭,向服务员打听三坊七巷所在,她建议我坐公交车去,到蒙古营站点转乘。不过3分钟,我便坐上了公交车。前路漫漫,好不容易抵达蒙古营。其实,路上已接到三条短信,友人问我到了哪里。这时天还没有完全黑,雨却越发大了。

有路车直接从蒙古营去三坊七巷。然而有两辆来时,却无视我的招手,似乎有意避开站点,远远地,从超车道上经过,迅速远去了。有人提醒我,说该路车现只在前一站或后一站停靠。我想,既然在此不停,为何站牌上依然显示着站名,并且不作任何说明呢?没有人能给我解释。

后来我听从路人指点,转乘另一路车,说也能到达三坊七巷附近。谁知一不小心,坐过了一站。天,已经越来越黑,暴雨如注,想

友人此刻更焦急了;我也不敢查看时间,迅速回头转乘。人生有时就是如此,需要回头,不能犹豫。

车子一停,我便急于下去。探视脚下,水盈数寸,却已无可选择,不落也得落下。上蹿下跳,待到狼狽转身,已在商铺檐下了。但见福州街头灯火辉煌,车来车往,左右奔驰,不时溅起一片片水花。再向路人打听,离目的地已经很近了。

唯有加速前进,我几乎在小跑了。皮鞋进水自不必说,长裤也有一半被淋湿。此刻的手机已不再响起,无论来电,还是短信提示——约我的友人啊,可把你等急了!

终于见到了阔别已久的友人。回望街头,行人稀少,不时有人躲进商铺外的屋檐下。对我而言,见到了友人,也就等于完成了任务,再不必那么赶了。于是,两人一起等在檐下,商讨去何处共进晚餐。

似乎在不经意间,雨忽然小了。或许下暴雨,只是一个过程,我坚持着,它便小了,不管在台州,还是榕城。